



六家文選卷第六十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良曰述其德行之狀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任彥升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

十五行狀

公道亞生知照隣庶幾善本作幾庶也學而知之者次也亞次也言

道次於生知之性也照明隣近也言明近於庶幾之道也善曰傳季友脩張良廟教曰道亞黃中照隣殆庶孝始人

倫忠為令德公實禮善本作體字之非毀譽所至銑曰非

所能毀譽以至於此善曰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左氏傳君子

曰忠為令德論語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高誘呂氏春

秋注曰體行也莊子曰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

綜理該通也善曰郭子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至乃

英博亮拔不羣潘岳任府君畫讚曰學綜羣籍智周萬物

善本作若字曲臺之禮九師之易翰曰曲臺行射禮之所也漢

號九師也善曰七略曰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倉為之辭至今

記之曰曲臺記又曰易傳淮南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也漢書

音義曰淮南王安聘明樂分龍趙詩析歷齊韓良曰雅琴

易者九人號九師說龍氏有九

十九篇趙氏七篇韓齊二家作詩而能析理也善曰漢書曰雅琴

趙氏七篇名定渤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表又曰雅琴龍氏九十

九篇名德梁人也又曰詩魯齊韓三家應劭曰申陳農所未究

公作魯詩韓嬰作韓詩臣瓚曰韓固作齊詩也

河間所未輯向曰漢成帝時以書頗亡散使謁者陳農求遺夫

皆集其門言竟陵王及其所未窮盡者未來集者皆復重興其事也

善曰漢書曰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人曰

河習獻王德從人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

之由是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有

向曰生而知之者

也學而知之者次也亞次也言

善曰傳季友脩張良廟教曰道亞黃中照隣殆庶

孝始人

善本作體字

之非毀譽所至

銑曰非

所能毀譽以至於此

善曰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左氏傳君子

曰忠為令德論語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高誘呂氏春

秋注曰體行也莊子曰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

綜理該通也善曰郭子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

英博亮拔不羣潘岳任府君畫讚曰學綜羣籍智周萬物

善本作若字曲臺之禮九師之易

翰曰曲臺行射禮之所也漢

號九師也善曰七略曰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倉為之辭至今

記之曰曲臺記又曰易傳淮南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也漢書

音義曰淮南王安聘明樂分龍趙詩析歷齊韓

良曰雅琴

易者九人號九師說

龍氏有九

十九篇趙氏七篇韓齊二家作詩而能析理也善曰漢書曰雅琴

趙氏七篇名定渤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表又曰雅琴龍氏九十

九篇名德梁人也又曰詩魯齊韓三家應劭曰申陳農所未究

公作魯詩韓嬰作韓詩臣瓚曰韓固作齊詩也

河間所未輯

向曰漢成帝時以書頗亡散使謁者陳農求遺夫

皆集其門言竟陵王及其所未窮盡者未來集者皆復重興其事也

善曰漢書曰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人曰

河習獻王德從人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

之由是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有

一於此罔不兼綜者歟

向曰謂上諸學技之事有一人善

者無不兼理而學之也善曰謝

承後漢書曰劉靚方

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

於揚史

銑曰漢明帝時大旱御雲臺之上筮得蹇卦帝不解以問

沛獻王輔輔上書曰蹇者坎上艮下此山有承水雨即至

矣果如其言又東平王蒼上書天子甚善之以問左右賢臣左右皆

曰其才如揚雄史岑也善曰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永平五年秋

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尚席取卦具自卦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

蟻封穴戶大雨將集明日大雨上即以詔書問輔曰道豈有是邪輔

上書曰案易卦震之蹇蹇封穴戶大雨將集蹇艮下坎上艮為山坎

為水出雲為雨蟻穴居而知雨將雲雨蟻封穴者故以蟻為興文詔

報曰善哉王次序之又曰上以所自作光武皇帝本紀示東平獻王

蒼蒼因上世祖受命中興頌上甚善之以問校書郎此與誰等皆言

類相如揚雄前

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

代史岑比之

方斯蔑如也

良曰漢淮南王安好書天子使為離騷傳朝受詔至食時進之魏陳思王植有奇才文帝令作詩七

步而成比之於王彼則蔑如也善曰漢書曰淮南王安上使為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世說曰魏文帝令陳思王七步成詩詩曰其

在竈下然豆居釜中泣本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陝

服也善曰沈約宋書曰沈攸之字仲達為荆州刺史順帝即位起兵作亂時以荆州比陝州為分陝之望也如侯甸之服故云陝

之帥武義至夏口反毛詩傳曰無畔換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睢盱跋扈尚書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臧榮緒晉書曰武陵

王令曰荆州勢據土派將軍休之委以分陝之重宋鎮西晉

熙王南中郎邵陵王竝鎮盆口

第七子友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邵陵郡王二王並以攸之之亂鎮盆口也盆口江州也善曰沈約宋書曰明帝第六子燮字仲綏封

晉熙王進號鎮西沈攸之舉兵鎮尋陽之盆城又曰邵陵王友世

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歲出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邵陵王

祖毗贊兩藩而任揔西伐

亂也兩藩二王也善曰沈約宋書曰齊公時從在軍

王太子奉晉熙王燮鎮尋陽之盆城也

也鎮西府版寧朔將軍

也善曰沈約宋書曰除拜則為

善曰沈約宋書曰除拜則為

參軍事府版則為行參軍

良曰雲火燄火也羽檄徵兵書也言烽火照天下如日景之照也軍

書之急如風馳羽飛也善曰言雲火之多如景之照羽檄之疾若

風之馳太公六韜曰雲火萬炬以防夜四子講德

論曰風馳雨集漢書高祖曰以羽檄徵天下兵

切書記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書記翩翩

三邵陵王主簿記室參軍

求實兼儀形之寄刀筆不足宣功風體所以弘

益

林乃得瑀以為記室故竟陵今為記室允焚林之求也晉東海

王越以王永為記室雅相敬重勅其子曰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勤

之瞻其儀形故竟陵所任實兼此託也濟曰言其有大才故刀筆

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在長安大延賓客怒不與語使就伎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亦奔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西東人怨士為知己死女為悅已玩恩義苟潛暢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署為記室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永字安期司空東海王越以為記室參軍雅相敬重勅子琳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風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

友又為安南邵陵王長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

銑曰東夏會稽郡也復阻也善曰尚書王曰爰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漢書田蚡曰秦形勝之國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此蓋關河之重
選眾而舉敦悅斯在
良曰選於眾官舉之才其在於竟陵王也敦重也善曰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左氏傳曰晉蒐於被廬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君其試之
除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

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太

祖受命廣樹藩屏
濟曰太祖高皇帝受宋順帝禪位而為天子也廣樹藩屏謂封子弟為諸侯王善

曰仁氏傳富辰曰昔周公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室
公以高昭武穆惟戚惟賢

向曰竟陵王於高祖為昭於武帝為穆惟辭也戚親也言其為昭穆親賢也善曰漢書韋玄成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也音詔漢書文帝詔曰

右賢左戚
封聞喜縣開國公食邑千戶又以奏

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
銑曰言其為太守奏功課與諸郡相連而比其考為第一故曰連最

也最第一也善曰漢書曰倪寬為農都尉
越人之巫覩正

風而化俗
翰曰事鬼神曰巫言越人好為淫祀以事鬼神而竟陵王理之都邑正風而人俗化一也善曰范曄後

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因賈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筮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
而失險
良曰越南之俗處於谿谷篁竹之中常恃其險而竟陵王理之其酋長之徒皆感義讓之風而棄其險阻以歸其德也竹叢曰篁失棄也善曰漢書淮南王上書曰臣聞

越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范曄光武紀贊曰金湯失險
邪叟忘

於西景
善本作忘其西景

龍丘狹其東臯
向曰邪謂若邪谿也後漢劉寵為會稽太

善本

守帝徵拜將作大匠有老叟五六人出自若邪谿人齎百錢送寵皆
戀寵德義忘夕而不反西景謂日夕也在延為曾稽都尉有龍立長
者隱居累辟不至延乃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相望於道一歲
長者乃乘輦詣府門延辭讓再三言說慕德化而狹其耕農故出仕
也東臯則耕農之所也善曰華嶠漢書曰劉寵拜會稽太守徵為
將作大匠山陰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出送寵曰問當見弃故自
扶奉送潘安仁揚經誅云口吳景西望子朝陰范曄後漢書曰任延
字長孫南陽人拜會稽都尉年十九吳有龍丘長者隱居志不降原
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史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口
憲伯夷之節都尉酒掃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使功曹奉謁修書
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其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
延詞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輸黍稷之
稅

會武穆皇后崩公星言奔波泣血千里
銑曰星言謂早行侵星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武穆裴皇后諱惠昭河東人父璣
之后生子良禮記曰惟父母之喪見星而行夜見星而舍毛詩曰星
言夙駕仲長子昌言曰救患赴急跋涉奔波者憂樂之盡也禮記曰高子臯執親之喪泣丘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

水漿
不入於口者至自禹穴
濟曰禹穴在會稽山言其從會稽而至於都也善曰禮記曾子謂子思
飯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日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逮衣裳外除心哀

內疚
翰曰逮及也疾病也謂除服哀服也善曰禮記曰親喪外除鄭玄曰日月已竟哀不忘也嵇康幽憤詩曰心焉內疚

禮屈於厭
鳥降事迫於權奪
良曰禮父在母喪而除之禮記曰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於其妻之父母鄭玄曰凡公子
而除之禮記曰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於其妻之父母鄭玄曰凡公子
善曰禮記曰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於其妻之父母鄭玄曰凡公子
厭於君降其私親女若之子不降也晉起居注宋公表曰情由權奪也

而茹感肌膚沈痛瘡
善曰禮記曰創距者其日久痛甚者其

距
向曰言茹食憂苦損其肌膚沈於痛毒如瘡痛之至傷感憂距至也善曰廣雅曰茹食也禮記曰創距者其日久痛甚者其

故知鐘鼓非樂云之本縗麤非降
愈遲三年者稱情而故知鐘鼓非樂云之本縗麤非降

殺之要
善曰論語子曰樂云樂云鍾鼓云平哉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鍾鼓而已左氏傳曰齊晏相子卒晏嬰廢衰斬衰苦枕草
孫卿子曰喪三年何也曰加隆焉故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鄭
玄禮記注曰有隆有殺進退如禮莊子曰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
於主詳在於臣鐘鼓之音羽旌之容

改授征虜將軍丹陽
樂之末哭泣縗經隆殺之服哀之末

尹良家入徙戚里內屬政非一軌俗備五方
良

漢宣帝為杜陵徙良家五千戶居於陵天子有親姻者居之名曰戚里言齊亦倣漢有此事內屬當族親也言政非一法使風俗必備五方作則也善曰三輔黃圖曰宣帝為杜陵徙良家五千戶居於陵漢書萬石君傳曰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公內樹寬明外馳善本作簡惠善曰馮衍說鮑永遭寬明之時臧榮緒晉書曰吳隱之為晉陵太守布政簡惠神阜載穆轂下以清翰曰神

也謂都畿之內也載事也穆和也言都畿之內政事以和輦轂之下其化之清也轂下帝都也善曰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阜漢書各水上疏曰薛宣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胡廣漢官解故濟曰轂下喻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范曄後漢書曰楊璉為零陵太守即境以武皇善本有嗣位進封竟陵王食邑如千戶濟

如千戶猶若干也蓋復授侍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翰曰是時有後魏在北

其所有志思北土故江南別遷使持節中都督南兖徐北兖青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

史向曰交青冀並在北不得至其州蓋遙授也奔徐接壤素漸河潤向曰素

也善曰漢書武帝詔曰淮南衡山兩國接壤東觀漢記曰拜郭伋穎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取具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拜未及下車仁聲先洽銑曰下車謂初至也洽徧也

其下車作威善曰漢書曰班伯為定襄太守吏民竦息玉關靖柝北門寢局齊曰王關塞北關名也柝謂夜擊守更木也此

言後魏在北故比之匈奴玉關也靖柝謂疆界燕守備也北門謂潤州為國之北門也寢高謂除其關守也善曰漢書曰龍勒有王門關周禮曰凡軍事聚擻鄭玄曰擻擻兩木相敲行夜時也擻與柝同史記曰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裴駢曰齊之北門說文曰

朝旨以董司岳牧敷興邦教翰曰朝旨天子意也董正也司主也岳牧太守也敷布興起邦國也言天子之意以正百官之主司者以太守之任為重將布起國家之政教也善曰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董司乖方過寔引罰孔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潘岳關中詩曰岳牧慮殊禮記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尚書曰司徒

掌邦方任雖重比此為輕銑曰方任謂太守也言太守雖重善曰山濤啟事曰方任雖重比此為輕徵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

又授車騎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

中又如故良曰謂前兼司徒今即上穆三台善本作下敷能字

五典銑曰穆和也三台星名主三公位也三台星色齊則君臣和

也漢書曰三能色齊君臣和蘇林曰能音台尚書帝曰契女作闢

玄闡以闡化寢鳴鐘以體國翰曰闡開也闡門也言開

也謂其雖貴而息其繫鐘鼎食之盛以尚節儉之道以體國家之理

也寢息也善曰玄謂道也大玄經曰玄門混沌難知孫放數詩曰

一往縱神懷矯跡步玄闡范曄後漢書翼亮孝治緝熙中教

曰桓榮為五更贊曰待問應若鳴鐘翼亮孝治緝熙中教

向曰翼佐也亮猶行也緝和也熙廣也言位天子行其孝理使天下

大和廣布中平之教善曰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

敢清小國之臣奪金恥訟蹊田自嘿銑曰齊人有欲得金者

言徒故曰中教奪金恥訟蹊田自嘿清朝衣冠入而見執金

者乃奪之請吏吏縛而問之言竟陵王執政人皆不為爭訟蓋德化

之所及也有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得奪牛之罪重於蹊田之

罪也言今牛蹊過於田者乃懷其義讓亦嘿然不相爭奪蹊道也言

牛行於田以成道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

冠之獨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捕而束縛之問曰人皆

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珠不見人徒見金耳左氏傳申叔時謂

楚子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不彫其朴用晦其

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以重矣不彫其朴用晦其

明聲化之有倫繫公是賴翰曰物皆任其質朴不作彫鏤

緊發語之聲也繫公是賴謂政理賴得此公也善曰呂氏春秋曰

賢不肖各反其質行其情不雕其素高誘曰素樸也周易曰明入地

儀形國冑師氏之選允歸善本作人範向曰謂欲以為

序國學也肇始也冑子也謂百官之子皆學於中也故曰國子也師

氏周官掌教國子也允信範法也言師氏之選信歸於竟陵王以為

合法則也善曰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夏后氏養國老於

東序鄭玄曰皆學名也毛詩曰儀形文王泰山松後漢書曰李膺風

格儀形皆可師範尚書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周禮曰師氏掌以嫺

詔王以三德教國子法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

以本官領國子祭酒固辭不拜八座初啓以公

補尚書令銑曰八座謂六尚書二僕射善曰陳壽魏志評曰

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晉百官名曰尚書令尚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僕射六尚書式是敷奏百揆時序良曰式用也言用是忠古為八座尚書

事於是有序揆事時是也善曰尚書曰敷奏以言又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王隱晉書詔曰今之尚書令皆古之百揆之任也夫

國家之道互為公私君臣之義遞為隱犯翰曰事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隱謂不稱揚公二極一致愛敬同

歸敬之道同歸君親也善曰國語樂共子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母生之師教之君食之生非食不長非教不智生之族也故一事之隆其所則致死矣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亮誠盡規謀猷弘遠矣濟曰亮信猷風弘大

事君而敬同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晉中興書又授使持節都督揚州

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口悉如故舊惟淮海今則

神收銑曰揚州近淮海二水神牧謂竟陵王治之如神明矣牧即

方五千里編戶殷阜氓善曰尚書曰淮海惟揚州地理書曰崑崙東南地名曰神州編戶殷阜皆

俗滋繁良曰編戶殷阜皆百姓也殷衆阜盛

也茲敬言多也善曰漢書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

善曰周易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日見也楚辭曰眾不可戶說兮孰云

察余之頃之解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獻

納樞機絲綸允緝翰曰樞機言語也絲綸天子之言也允信

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禮善曰兩都賦序曰日月獻納周

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武皇王晏駕寄深負圖謂天子崩

寄深負圖謂授命輔少帝也負圖回者負託帝圖以朝百辟也善曰

應劭風俗通曰宮車晏駕謹按中入記曰王稽謂范雎曰夫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奈何者一日宮車晏駕是事不可知也君雖恨於臣是無可奈何謂秦昭王以天下終也昔周康王一旦晏起侍人以為深

刺天子當夜寢早作身省萬機如今崩殞則為晏駕矣家語孔子觀於明堂觀四門之墉有周公相以王抱之負斧宸南面以朝諸侯之

焉公仰惟國典俛遵遺之託俯擗天倫踊絕于地

居處之節復如居武穆之憂濟曰擗撫心哭也天倫兄弟

踊墮絕于地也善曰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後天之

而哀心內疚善曰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後天之

善曰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後天之

善曰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後天之

倫次也禮記曰婦人擊心爵
聖主嗣興地居曰奭良曰鬱

業文惠太子長子武帝崩太孫即位故去嗣興地居曰奭謂如周公

召公輔相成王之事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昭業文惠太子

長子世祖崩有詔崇善本作授太傅領司徒餘悉如

故坐而論道動以觀德翰曰坐而論道三公之職也其貴地尊禮

絕親賢莫貳向曰位居尊重之地與百官禮儀隔絕則親戚賢

拜不名劔履上殿銑曰天子敬重其德有詔使入天子之朝

公矣善本作也字蕭傳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

秦政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

賜入殿門不趨而綜與傳竟無不趨之言疑任公誤也魏志曰曹真

字子丹太祖族子也明帝即位遷大司馬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晉

公卿禮秩曰汝南王亮秦王東吳王晏梁王彤皆劔履上殿入朝不

趨復以由威重道增崇德統良曰統紀也言更進督

南徐州諸軍事餘悉如故立表疏繫上身沒讓

存翰曰疏表也身死而讓辭不已謂讓徐州諸軍事善天不

慙魚遺梁岳頽峻翰曰慙且也言天不且遺其福而見亡此

年善本有月日薨春秋三十有五詔給温明祕

器斂以衮章備九命之禮遣大鴻臚監護喪事

朝夕奠祭太官供給禮也向曰温明祕器皆凶器也衮

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則六命錫官七命賜國八命

作牧九命作伯言將備此禮也銑曰大鴻臚官名也監謂監葬事

善本有

月日薨春秋三十有五詔給温明祕

器斂以衮章備九命之禮遣大鴻臚監護喪事

也護助也太官掌食之官善曰漢書曰大將軍霍光薨賜東園溫明祕器服虔曰東園處此器象如桶開一端漆畫懸鏡其中置尸上斂并蓋之周禮曰三公自**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向

後漢東海王彊死肅宗皇帝從太后出津門亭於長樂宮發哀哭臨悲感無已也善曰東觀漢記曰東海王彊薨上發曾相所上檄下

太后因出幸津門亭發喪**豈徒春人**不相傾壘罷肆

而已哉翰曰相春人送杵聲也壘郊野也肆市也秦五殺大夫

年卒國人哭於巷農夫傾郊野而哭商人罷市而哀善曰史記曰趙良謂商鞅曰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莫不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

乃下詔曰褒崇庸德前王之令典追遠尊戚

公情之所隆濟曰庸功也前王謂古先帝王之善法也追遠也善曰禮記曰禮樂之情同故明

王相公也鄭玄注曰公猶因述也**故使持節都督揚州**

諸軍事中書監太值以領司徒楊州刺史竟陵王

新除進督南徐州良曰謂督察**體睿履正神鑒**善

字**淵邈首**善本作道字**冠民宗具瞻惟允**翰曰睿聖也履

深邈遠也向曰首冠謂道德高也民宗謂天下所仰也**肇自弱**

齡孝友光備銑曰肇始也弱齒謂幼年也光**爰及贊契協**

外景業燮和台曜五教克宣翰曰贊助夫子令外大業也契謂王者所執也景大

也良曰燮理也台曜三台星光也主三公之位也五教**敷奏朝**

端百揆惟穆濟曰揆事穆美也善曰尚書曰敷奏以言晉中

叙時**寄重先顧任均負圖**翰曰謂先帝顧命輔少君也漢

光令相昭帝故竟陵之奉顧命任與此同也善曰先顧則顧命**京**

也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作顧命負圖已見上文**以齊徽二南同規往哲**

王故與之齊美善曰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

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方憑保佑永翼雍熙**銑曰保安祐福翼佐雍和熙

安福社稷長佐天下致和平以廣政化
善曰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
天不慙魚遺奄見薨

落良曰慙且也薨落死也
善曰慙遺已見
哀慕抽割震動

于厥心今先遠戒期龜謀龍吉
濟曰先遠戒期謂葬
日也龜謀謂卜也龍

制式引風猷向曰式
可追崇假黃鉞翰曰假之以名非
侍中都督中

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楊州牧綠綬綬具

九錫服命之禮銑曰綬綵也綬丞相之服飾也九錫一曰車

錫已見潘勗九錫文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鑾輅濟

輟涼車良曰此上皆天子服用之具以給之者示親重也黃屋者

致之輟輟車天子乘車名也善曰漢書曰紀信乘王車黃屋左纛

李斐曰黃屋天子車以黃繒為蓋纛纛毛羽幢在乘輿衡左方上注

輟輟車文穎曰如今乘輟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

二部虎賁班劍百人翰曰以鳥毛為幢幡者謂之羽葆也

行列持劍以為儀仗也善曰漢書韓延壽給羽葆鼓車歌車張晏

位從公者給虎賁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善曰

晉宣帝弟名孚封安平王薨謚曰獻竟陵葬禮一依孚故事善曰

王隱晉書曰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封安平王薨謚曰獻詔喪事一

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公道識虛遠表裏融通泐然萬頃直

上千仞善曰范曄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

妾不覩其喜慍近侍莫見其傾弛銑曰慍怒弛廢也

喜悉之色不可覩焉謹奉禮法故傾廢之事莫能見之也善曰晉

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見其慍喜王隱晉書曰王邵為丹陽尹善禮

何

何

何

儀操人近習未嘗見其情替 他人之善若已有之 善曰尚書移公曰人之有伎若已有之

民之不臧實公 善本作公實 貽恥 向曰臧善也貽猶有也 善

有過虞氏誘接恂恂降以顏色 濟曰進納賢良則和悅而

規已 和悅貌降下也 善曰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王肅曰恂恂温恭之貌 方於事上好下

已此一而廉於植財施人不倦 傳叔向曰齊相施舍不倦

求善帝子儲季令行禁止 善曰文帝子

國網天憲真諸掌握 范曄後漢書劉陶曰

未嘗鞠人於輕刑錮人於 淮南子曰執節於掌握之間

重議 向曰鞠問也錮執也言人有輕刑者寬而不問議人罪名不

恕諸已非意相干毋為理屈 翰曰以辭卑屈之則非意

任天下之重體生民之俊 善曰晉中

華衮與緼絺 善曰晉中

同歸山藻與蓬茨俱逸 善曰潘岳密陵侯鄭公碑曰公雖

仲長之言 向曰後漢仲長統常論曰使有良田廣宅臨川溝水

良田廣宅符 善曰潘岳密陵侯鄭公碑曰公雖

邛山洛水協應叟 善曰潘岳密陵侯鄭公碑曰公雖

之性 善本作志字 濟曰叟老也應老謂魏應璩與程文信書云

丘 善曰應璩與程文信書曰故求遠田

丘 善曰應璩與程文信書曰故求遠田

園東國鎚銖軒冕

良曰東國魯也謂周公所封以之為大也

丘園之小視軒冕若鎚銖之輕欲退靜山居為重也善曰以東國如

若丘園輕軒冕猶鎚銖者鄭玄曰言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鎚銖矣

仍依善本作林構宇傍巖拓架翰曰拓開險隘清

猴與壺人爭曰緹題幙與素瀨交輝銑曰清涼謂後

掌刻漏入也夜作聲以候曉也言山中猴與刻漏之人俱有聲若相

爭而候其曉也緹赤繒以為幙裏者言張設於水與素波交映為光

輝也瀨波也善曰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

何辨善曰莊子曰虛室生白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所以異於

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劉熙曰當此之時舜與野相去

豈遠哉殷仲文入剡詩曰野人雖云隔超候必有比

躡躑於鐘阿徵士劉虬獻書於衡岳贈以古人

之服弘以度外之禮濟曰何點皆當時賢人隱居者躡躑

何點嵇叔夜酒杯徐景之酒給故云古人之服謂服用之物也豫章

王為荊州牧辟劉虬以書答之不應辟故云獻書也衡山虬所居也

自衡山作書以獻於王後豫章王命竟陵王作書與虬致以殊禮徵

士謂德高徵而不就皆曰徵士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何點字子

哲廬江人也隱居東離門下望之墓側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後門逃

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命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點移夜酒

杯徐景山酒鎔以通意虞孝敬高士傳曰何點常躡躑草屨時乘柴車

蕭子顯齊書又曰劉虬字虛豫南陽人也豫章王為荊州牧辟虬為

別駕遺書禮請虬脩牋答不應命子良致書通意虬答書後以江陵

沙洲人遠乃徙居之魏志曰太祖賜毛玠素屏風素甕凡曰君有古

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服于寶晉紀何曾謂太祖曰

之風由其趨王之意

善曰戰國策曰先生王叔造門欲見於

齊宣王宣王使謁者迎入三叔曰叔趨

見王為好勢玉趨見叔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

宣王曰先生徐入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

乃知大

春屈已五王君大降節

善本有

憲后致之有由

善

有也字

良曰後漢并大春隱者也是時沛王輔等五王盛好賓客

召賢良屢徵太春不至乃使人劫取之故云屈已也又荀君大亦隱

者也為東平獻玉疆辟之為祭酒故云降節也憲后即獻王也致之

有由言雖隱逸致而用之必有所由也善曰范曄後漢書并丹字

大春扶風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

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五王求錢千萬

二

又

卷

三

三

三

三

約能致丹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菜之食
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
東觀漢記曰荀恁字君大鴈門人也永平中驃騎將軍東平憲王蒼
辟恁署祭酒敬禮焉後朝會上戲之曰先帝徵君不奉驃騎辟反來
何也對曰先帝秉德惠下臣故不來
驃騎將軍執法檢下臣故不敢不來
其卉木之奇泉石之

美公所制袁山居四時序言之已詳向曰言山居四時有所序述之文

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銑曰謂文帝未即位時養德於東宮也同符契於作

者之列有所述焉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文惠太子懋字雲喬世祖長子昭業即皇帝位追尊為文皇帝山濤啓事曰保傳不可不高天下之選羊祐秉德義克已復禮東宮少事養德而已論衡曰治國之道一曰養德養德者養名高上之人亦能敬賢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爰造九言實該百行翰曰文皇帝著九言之書一曰言德二曰言親三曰言賢四曰言生五曰言言六曰言靜七曰言昭八曰言節九曰言義此書實可以通人之百行也該通也
善曰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言德言賢言親言生言靜言昭言言真言節言義孔藏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也

禱離於未萌申炳戒於茲日向曰遵法也禱帶也炳明也言書之可為法則

佩於衿帶以慎未萌又可申為明戒行於今世也善曰衿禱於結禱也儀禮曰女嫁毋施衿結說曰勉之敬之毛詩曰親結其離九
其儀毛長曰離婦人之幃也幽通賦曰既許爾以吉象又申之以炳戒非直曰暮千載故乃

萬世一時也命公注解銑曰謂九言非但朝暮見之如千載之遇亦萬世已去有此一時之美故命竟陵王注解
善曰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注解

軍王儉綴而序之翰曰謂作九言之序
善曰竟陵王集云衛將軍王儉為九言序贊

山字初構超然獨往濟曰謂上依林九言之序也傍巖所構屋宇也善曰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

也輕天一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注曰獨往自然不復顧世
顧而言曰死者可歸誰與入室尚想前良俾若神對良曰顧山中屋宇而言也死者可歸謂自古賢聖既死矣可復生乎言不可也誰與入室謂無賢聖與共入此室則想前賢良之人欲畫之於室使若魂神與我相對也
善曰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曰死者若可作吾誰與歸思立賦曰尚前良之遺風王隱晉書劉琨曰神爽忽然若已之待對也

乃命書工圖之軒牖既而緬屬賢英傍思才淑翰曰緬遠也淑

畫工圖之軒牖既而緬屬賢英傍思才淑

美也 善曰賈逵 匹婦之操亦有取焉 向曰列女亦圖畫也 有客

游梁朝者從容而進 銑曰梁朝謂梁孝王好賢今假設有客游梁朝者以發後詞 曰未

見好德愚竊惑哉 善本作焉字 即命刊削投杖不暇 濟

言畫列女似好色不好德而游梁之客譏之云愚竊惑焉竟陵聞過將遷即命使除削列女之圖也曾子言子夏之過子夏投杖而拜之

吾過也言竟陵王知過投杖不暇言急而志投也投棄也杖謂所拄之杖 舍曰論語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禮記曰子夏墜其

子而墜其明弟子弔之子夏曰天乎子之無罪曾子怒曰墜爾親使人未有聞墜爾子墜爾明汝何無罪子夏投其杖而拜之 公

以為出言自口驥駉不追聽受一謬差以千里

翰曰驥駉良馬也聽受人言恐有一失差於千里謂去於所言遠也善曰登析書曰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一言而急駟馬不能及易乾

鑿度曰正其本而萬物乃 善本作所字 造箴銘積成卷軸門

階戶席寓物垂訓 向曰謂門階戶籍言作箴寄情於物垂示於人以訓戒也 善曰李九集序曰尤好

為銘讚門階戶席莫不有述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 先是震于外寢匠者

以為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譴也無所改脩

以記吾過且令誠 善本作戒字 懼不怠 翰曰震謂霹靂也外寢外屋也匠者謂占

禍福人也治葺謂修治也譴謂遺告其有罪也怠慢也言人勸修所震之室公將記過且為誠懼也 善曰左氏傳曰震夷伯廟罪之弔

屈原曰逢時不祥杜預左氏傳注曰葺覆也左氏傳曰晉侯求介之推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從諫如

順流虛已若不足 良曰虛其已心以受人言常受之不足也善曰王命論曰從諫如順流莊子曰人能

虛已以游於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至於言窮藥石若味滋旨

銑曰受人藥石之言若味滋美之味也藥石謂忠言益於人如藥石之除疾 善曰左氏傳曰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曰孟孫之惡我藥

石 信必由中貌無外悅 濟曰中謂中心也言信人忠言實也凡受人忠言者則外兒

雖悅而中心實怒故此無外悅者真性然也 善曰左氏傳曰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實無益也 貴而好禮

怡寄典墳 向曰怡樂也 善曰論語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

雖牽以物役孜孜無怠 翰曰物役謂從王事也孜孜勤自謂雖役從王事勤而好道無懈怠

也善曰孫卿子曰是謂以已為物役矣尚書曰禹子思曰孜孜又曰無怠無荒乃撰四部要略淨

住子向曰又撰集四部書以甲乙丙丁次之述略佛教以為子史之書淨住子謂佛教也善曰淨住序云遺教經云波羅提

木义是汝大師若住於世無異我也又云波羅提木义住則我法住

天羅提木义滅則我法滅是故衆僧於望晦再說禁戒謂之布薩外

如戒而住故曰淨住子者紹繼為義以沙門淨身口七支不起諸惡

長養增進菩提善根如是修習成佛無差則二並勒成一家懸

能紹續三世佛種是佛之子故云淨住子

諸日月銑曰言此書傳之後世如日月懸於天永不朽也善曰漢書曰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闕成一家言揚雄

方言曰雄以此篇自頌示其成者張伯松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

引洙泗之風闡迦維維佛國名言能弘大孔子

之化良曰洙泗水名孔子講教之處迦維佛國名言能弘大孔子

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瑞大漸彌留話言

盈耳黜殞之請至誠懇惻翰曰衛大夫史魚病將卒謂

不能進言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是吾事君之不忠矣我死勿以我

殞於正堂殯我於側室足矣是為黜殞也言竟陵將死此請亦勸語

而惻痛善曰尚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曰臻既彌留說文曰話會合

善言也論語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黜殞已見廣

連珠注豈古人所謂立言於世以久而不朽者歟易名

之典請遵前列謹狀濟曰言豈古人所謂立言不朽者歟

善曰左氏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闕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

朽何謂也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心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禮記曰公叔文子卒其子

賈誼

弔屈原文一首

并序

誼為長沙王太傅善本有既字以謫去意不自得良曰謫

誼非罪被責出於長沙遠國也意不自得謂及渡湘水為賦

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

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

汨羅而死向曰汨羅水名誼追傷之因以善本無自喻其辭

曰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文帝遷為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聞其尊顯佞諛得意以哀

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目傷為鄧通等所翹也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翰曰恭承嘉惠謂承天子命也俟待也張晏曰恭敬也善曰越絕

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銑曰造就也湘水名汨羅水流入湖川故就託此水而弔之先主即遭世罔

極兮乃隕厥身濟曰言遭當世讒邪之人無極乃零隕其身惟世罔極汝尚助予無中正思書文王曰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

兮鴟梟翱翔人也鴟梟惡鳥也喻讒人也竄藏也良曰關其皆小人也言小人為尊重之位讒邪諂諛之人皆得志在朝也胡廣曰關其不才之人

無六翮翱翔之用而反尊顯為諂諛得志於世也善曰字林曰關其不肖也賢聖逆曳兮方正倒

植銑曰逆曳謂不得順其正道也賢良方正之士皆在草澤小人肖顛倒易位也世謂隨夷為溷胡兮謂跖之躋居為

廉向曰卜隨伯夷皆古之貞介士也盜跖莊躋皆盜賊之人也言人比肯反以貞介為溷濁盜賊為廉清者喻弃賢用不肖服虔曰

刀為鈇息廉切翰曰莫邪神劍名也鈇錫也鈇利也言君賤賢用不肖以神劍為鈇以錫刀為利也善曰吳越春秋

于嗟默默生之無故兮濟曰默默失意兒生謂屈生也也

也默不得意也臣瓚曰先生謂屈原鄧展曰言屈原無故遇此禍也善曰毛詩曰吁嗟鳩兮幹棄周鼎寶康

瓠兮翰曰幹轉也周有九州之鼎言大鼎也康瓠瓜也言時君棄賢用不肖亦猶轉棄大鼎之器而寶其瓠瓜也如淳曰幹轉

也也史記音烏活切爾雅曰康瓠謂之甑李巡曰大瓠瓠也甑丘列切騰駕疲善本作牛驂蹇驢

也也史記音烏活切爾雅曰康瓠謂之甑李巡曰大瓠瓠也甑丘列切

也也史記音烏活切爾雅曰康瓠謂之甑李巡曰大瓠瓠也甑丘列切

也也史記音烏活切爾雅曰康瓠謂之甑李巡曰大瓠瓠也甑丘列切

也也史記音烏活切爾雅曰康瓠謂之甑李巡曰大瓠瓠也甑丘列切

也也史記音烏活切爾雅曰康瓠謂之甑李巡曰大瓠瓠也甑丘列切

也也史記音烏活切爾雅曰康瓠謂之甑李巡曰大瓠瓠也甑丘列切

也也史記音烏活切爾雅曰康瓠謂之甑李巡曰大瓠瓠也甑丘列切

也也史記音烏活切爾雅曰康瓠謂之甑李巡曰大瓠瓠也甑丘列切

也也史記音烏活切爾雅曰康瓠謂之甑李巡曰大瓠瓠也甑丘列切

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良曰騰奔也言御車者但奔駕其疲敝之牛乘其蹇跛之驢使良馬

駕鹽車亦猶賢人在野小人在位驥良馬也善曰戰國策汗明曰大驥服鹽車上太行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章甫薦

履漸不可久兮銑曰章甫冠也薦籍也冠之在上履之在下賢在下此為亂之漸也其國不可久居之善曰冠當加首而以薦履到上為下故漸不可久也儀禮曰士冠章甫躬道也

嗟苦勞苦屈原遇此難也張晏曰訖離騷下竟亂辭也

苦先生獨離此咎兮信曰已矣告前意亦如亂曰

知善本有兮字獨壹鬱鬱其誰語濟曰國謂君也言君既不知我

憂也鬱謂聚鳳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翰曰漂漂猶往也張晏口史

記音漂匹遙切龍衣九洲之神龍兮沕沕深潛以自

珍向曰龍猶察也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龍領下也言察於神

也張晏曰音義曰龍覆也猶言察也善曰莊子曰千面面

金之珠必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張晏曰沕潛藏也

獺他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質蟪音引銑曰酒

魚者蝦蟇也蛭蟪皆水蟲也言神龍之德且殊於蟪獺以隱處於深淵之中豈復隨從其小蟲也君子但避亂世以隱居不可以小人

從仕應劭曰蟪獺水蟲害魚者佃背也韋昭曰蝦蟇蟪蛭水蟲食人者也蟪丘蟪也佃然自絕於蟪獺況從蝦與蛭蟪也善曰蝦音遐

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

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翰曰騏驥良馬也言君子之德遠避濁世則如良馬

見係絆而羈束也及其用之乃聘千里之道其不用與犬羊之才無異也善曰莊子曰宣尼見蚺丘之將是聖人僕也是自理於民自

藏於畔郭象曰進不盤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

子之故也良曰言屈生盤桓於亂時不能避去遂及此罪亦屈

謂屈生也李奇曰般久也紛亂也應劭曰般音班或曰般桓不去紛紛構讒意也捷為舍人爾雅注曰尤怨大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

鳳翔逝之故罹此咎善曰言般桓不去歷九州而相善本有

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向曰言天下之君皆可輔相何必懷思此楚都善曰言知時之亂當歷

九州相賢君而事之何必思此都而遭放逐鳳皇翔于千仞今覽德暉而下

之見細德之險徵兮搖增翮而去之善本作遙曾擊

鳳皇喻賢人也言鳳皇高飛下覽有聖人之德者乃下而見於時也

賢人亦擇明君乃事也千仞言高也翰曰細德猶無德也言見時

君無德左右奸險恣為徵祥則搖舉羽翮而去也增舉也如淳曰鳳

皇曾擊九千里絕雲氣遙遠也曾高高上飛意也鄭玄曰擊音攻擊

之擊李奇曰遙遠也曾益也史記擊字作翮善曰文子曰鳳皇

飛千刃莫之能致也禮記曰德輝動乎內險徵謂輕為徵祥也彼

尋常之汙焉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良曰汙

池水也吞舟巨魚謂大魚腹中可容船也言小池水之中不能容吞

舟之魚暗君亦不能用賢也應劭曰八尺曰尋信尋曰常善曰莊

子曰弟子謂庚桑楚曰夫尋常之溝橫江湖之鱣善

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鱣為之制也鱣善鱣善

作鱣今故善本作將制於蟻善本作蟻善

小蟲以喻讒佞人也言大魚橫於江湖之中一朝失勢止於平陸而

蟻所制蓋賢者失位遭讒佞之所害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而橫

鱣於洿瀆必為蟻所見制以況小朝主闇不容受忠迂之言

謂讒賊小人所見害也鱣或作鱣史記鱣張連切善曰莊子

楚謂弟子曰吞舟之魚竭而失水則蟻蟻能苦之戰國策齊人謂

弔魏武帝文一首

陸士衡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秘閣而

見魏武帝遺令愾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翰曰

客言以發意也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

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壑殞而後悲覩陳根而絕

哭向曰臨見其壑殞之所則必悲哀也禮云朋友之墓有宿草而

不哭焉謂時遠也宿草即陳根也善曰家語孔子曰命者性

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

之間寄也寄者同歸也國語曰楚子西歎於朝藍尹壘曰吾聞君子

思前世之崇替與哀殞壑於是歎其餘則否禮記曰今善本有

哀於無情之地矣自魏武至機方百年故言也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

情之可無乎良曰言機空知事未識人情亦可無之機登之曰五臣本無此一句夫

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

向曰日月歲凡十二交會而後分當此交會之際日月相掩故蝕也

然運數而已善曰左氏傳曰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

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象

良曰日月在天故高明不免卑濁之累謂蝕也善曰尚書曰高明柔克高明謂日月也居常安之勢而

終嬰傾離之患故乎翰曰山止於地而不動故常安也終嬰傾離之患謂崩也善曰穀梁傳

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

不能振形骸之內向曰形骸內性命也言壯力亦不能起死者之命也迴天倒日力壯也善曰范

後漢書曰左迴天唐獨坐謂中官左惟唐衡也淮南子曰魯陽公

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

闕之下銑曰夷平也魏闕天子闕也善曰崔寔正論曰及其

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

光于四表者翳乎叢外爾之土良曰言德聲

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翰曰弱情謂疾病也哀志謂將死也長

筭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向曰長筭遠跡謂平生謀

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

景黔黎之恠積岸乎銑曰特獨也瞽史掌日蝕之官黔黎

命窮盡也善曰筭計謀也迹功業也思立賦曰蓋遠迹以飛聲

百姓也言豈獨日蝕山崩可為變異

之怪乎則人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良曰謂觀武帝

命亦可傷也臨終顧命於太子使其嗣位遺謀於四子也冢嗣長子也貽遺也四子謂不植彪章也善曰顧命以見上文爾雅曰冢大也左氏傳里

克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案盛故曰經國之略既遠隆家

之訓亦引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

怒大過失不當效也翰曰武帝自謂四子云吾在軍中所持法皆是也當依而行之至於有小忿怒

及大過失汝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濟曰讜正也善曰持聲類曰讜善言也

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繫汝因泣下向曰

持執也姬夜妾之摠名也女武帝有少女後為高城公主豹武帝小男名豹時年五歲後封沛王武帝臨死時執此孩幼以示四子云此

以累重汝輩因下泣善曰魏略曰太祖杜夫人生沛王豹及高城公主四子即文帝已下四王也太祖崩文帝受禪封母弟彰為中牟

王植為雍丘王庶弟彪為白馬王又封支弟豹為侯然太祖子在者尚有十一人今唯四子者蓋太祖崩時四子在側史記不言難以定

其名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銑曰愛子則豹也託

人謂託於四子善曰自任已見上文盡者無餘而得

乎亡者無存翰曰性命同歸乎盡滅者則無餘勢也而得乎亡沒者無有存其威神者謂武帝平生威勢一朝已

盡而無威也善曰言人命盡而神無餘身亡而識無存今然而

婉變力房闈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

銑曰婉變從順兒綢繆相親良幾近也密猶細也言遺令於房闈家人則近於細碎也善曰班固漢書哀紀述曰婉變董公力婉功毛

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猶纏又曰吾婕妤人善本有

著略銅雀善本作爵字臺良曰著置也武帝又有遺令云使妓人置歌樂於臺上銅雀臺名善曰魏志

曰建安十五年於臺堂上施六尺牀善本作八尺牀張善本無張字總

帳向曰總細布而疎者以為靈帳之裙善朝晡設善本作

脯善本無脯之屬濟曰脯日晚時也脯乾飯也皆著於靈帳之前以祭

月朝十五日善本無輒向帳作妓翰曰月朝一日也十

蒲祕切

善本無

五謂十五日也
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

也妓樂也
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

四子也
學作履組賣也

銑曰諸舍中謂眾妾無所為者今學作履賣之組者以綵色飾之也善曰舍中謂眾妾

眾妾既無所為可學作履組賣之晏子春秋曰景公為履黃金之綦飾以組連以珠

著略藏中

良曰綬綵為之以貫王佩也藏猶積中藏也

吾餘衣裘可別為一

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

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

故曰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去有甚而必得智惠

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

翰曰人所愛者生也人理有死故必失生

也雖有智惠安能去死雖平生有威力身從沒化安能固全其愛乎

而聖人罕言焉

良曰前識謂達人也罕希也言愛惡之事難保則達人不用心謀之聖人希能言及也

若乃繫情繫於外物

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

翰曰皆賢俊所不宜行之故可廢之也善曰慎子曰德精微而不見是故物不累於內

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塗之多違

向曰緒業也塗道也善曰東都賦曰系唐統

佇重淵以育

接漢緒谷實戲曰王途蕪穢周失其馭蔡邕釋誨曰王途壞人極弛漢書元帝詔曰政令多違

魚撫慶雲而遐飛

銑曰佇待重深也育鱗謂潛龍也慶雲瑞雲也遐遠也言魏武待時育德乃撫拂於

善曰以龍喻太祖也重淵九重之淵也揚雄釋愁曰懿神龍之淵潛埃慶雲而將舉史記曰

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

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 翰曰載行也善曰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國語曰祭公謀父曰弈世載德載德猶行也

摧羣雄而電擊舉勅敵其如遺 向曰電擊言如電之威也勅疆也如遺謂擊疆敵如拾遺於地言易也善曰左氏

傳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杜預曰勅強也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取楚如拾遺

指八極以遠略必前翦焉而後綏 良曰八極天下也略取也翦謂除

麾而遠取之除翦暴亂而後安百姓善曰淮南子曰八絃之外乃有八極也

釐三才之闕典啓天 善曰三才已見頭陀寺碑文范曄後漢書曰河水太后詔曰周舉在禁闈有密靜之風

舉脩網之絕紀紐 善曰武帝又繼大音之樂調者復致太平紀理細繼解失微調

大音之解微 絕復理且國家之政猶音聲也若音之失調則亂也故武帝又繼大音之樂調者復致太平紀理細繼解失微調

掃 善曰老子曰大音希聲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微

雲物以貞觀要萬塗而來歸 銑曰言掃除羣凶以致天下清平之理使天下殊塗而來歸其德焉雲物喻羣凶貞觀猶清平也要猶使也萬塗猶殊塗也

善曰雲物喻羣凶也左氏傳曰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周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

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 向來歸歸之於已也

宏普也 善曰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禮記曰天無私覆淮南子曰為帝異道而德覆天下楚辭曰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宏

普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 翰曰濟成元大也九有謂天下也言能成功於天下則舉一世所推其高德也

善曰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毛詩曰奄有九有老子曰天下樂推而不戴彼

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 向曰造成臻至也善曰左氏傳呂相曰我有大造

于西也杜預注曰造成也

將覆篲於浚谷擠 子為山乎九天 銑曰將覆篲為山於深谷之中謂立大業也為山將至九天忽山積謂大功既成而死矣覆篲謂盛土以覆之將為山也浚深也擠墜也善

曰論語孔子曰譬譬如平地雖覆一篲進吾往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擠墜也司馬兵法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 良曰凡事至於窮理盡性則非長計所能研精而知也謂死生事在

又選六一卷

其中而無定也 善曰周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鄭玄曰言窮其義理盡人之情性以至於命吉凶所定又曰研喻思慮也 悟

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 善曰臨川有悲謂逝者不人於國如屋有梁今死矣如梁木之顛墜也 息如流是可悲矣良材之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梁木見上 當建安之二八

實大命之所艱 翰曰言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得病是大命之患也三八謂二十四也艱猶患也 善曰

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 大命謂天命也尚書曰天監厥德用集大命 善曰史記李斯曰當今可謂富貴惟

降神之繇邈眇千載而遠期 善曰降神謂天生聖智也繇邈遠也言聖智生自幽

遠也千載遠期謂千年一聖即武帝應之 善曰降神謂生聖智也千載一出故曰遠期也毛詩曰惟嶽降神相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

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想 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 思而不可得見者也 良曰信此神武之道未喪故武帝當靈應之符在此也膺當也 善

曰茲此也此太祖也論語曰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子何曹植大魏篇曰大魏膺靈符天祿方茲始春秋孔演圖曰靈符滋液以類相感 雖龍飛

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 濟曰文昌殿名言受王位於文昌殿故云龍飛也當受命時非武帝

心所悅欲之蓋天命也 善曰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水漢書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 憤

西夏以鞠旅沂秦川而舉旗 翰曰西夏謂劉備也鞠養也旅衆也沂度也舉旗謂

戰也言憤見劉備練兵養衆圖中國乃度秦川而與戰也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劉備固險距守五月引軍還長安陳思王述行賦曰恨西夏之不綱毛詩曰陳師鞠旅魏明帝自借薄祐行曰出身秦川爰居伊陽 踰鎬京

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彌四旬 而不成災 向曰踰過也鎬京長安也不豫謂有疾也渭濱亦長安城也疑謂病甚也言伐劉備過長安乃得病却至長安城而病甚重也 銑曰翌明也成災謂疾甚重也言遇疾之時冀明日

瘳何至四十日而甚重也彌甚也 善曰毛詩曰宅是鎬京谷賔戲曰周望兆勳於渭濱尚書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不念公乃告大詠

歸塗以反旆登峻澠而竭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十月還洛陽東京賦曰乃反旆而迴復漢書曰王莽冊命王寄

澠二山名搗來言歸去來也旆旗之屬也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十月還洛陽東京賦曰乃反旆而迴復漢書曰王莽冊命王寄

歸塗以反旆登峻澠而竭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十月還洛陽東京賦曰乃反旆而迴復漢書曰王莽冊命王寄

曰崦澗之險東向鄭衛新序大臣曰洛陽次洛汭而大漸指

六軍曰念哉翰曰次至也洛汭東都也大斬謂病重將死也念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至洛陽庚子王崩尚書曰東至於洛汭大漸已見上文尚書曰帝念哉伊君王之

赫奕寔終古之所難向曰伊惟也赫奕盛也寔寔也言實

終古絕兮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勢為天下所先

而才德蓋徧於當世盪動也言勇氣一鼓動海拔山也善曰周易

曰先天而天弗違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驂不

逝田巴與馮衍書曰欲搖太山而盪北海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彊而不殘

除必濟也雖彊必殺也言雖善本毋因禍以提提字福亦踐危

而必安濟曰提猶致也言行征伐則為禍也誅暴亂以安百姓是

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提福說文曰提安也時移切迄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

無端翰曰迄至也蒙昧謂疾重不曉事也噤閉謂不開口也言至

此疾重之時慮其閉口則無遺令之端也善曰楚辭曰口

噤閉而不言噤巨陰切委驅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向曰委

以待死終痛沒此世而永言後事有所悲泣也善曰鵲冠子曰撫

從祀委命鵬鳥賦曰縱驅委命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撫

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積歎平聲鏡曰積歎迨營魄

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平聲良曰迨及也營魄也音翰謂

假借餘息之氣以作遺令也善曰楚辭曰我營魄而登執姬女

以嘖瘁指季豹而淮善曰孟子曰嘖感而氣衝襟以嗚呼

悲自謂遺囑於四子也善曰孟子曰嘖感而氣衝襟以嗚呼

言嘖感謂人嘖眉感顛憂貌也善曰楚辭曰嗚呼氣衝襟以嗚呼

善本

詩傳曰戢聚也弥天喻志高遠也尚書五行傳曰雲
起於山弥於天淮南子曰吾死也朽有一棺之土
咨宏度之

峻邈壯大業之允昌銑曰咨嗟宏大峻高邈遠允信也
善曰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也

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肇揚良曰恤憂也肇初也言臨
死始有仰揚之氣

穀梁傳曰先君有正善本作援貞吝各字以甚渠悔雖在我

而不臧濟曰援引也貞正也其教也臧善也言引其正道吝悔之
事以教其四子不善者則可改悔雖已身亦為不善也謂

上序所云吾小忿大過不當效者是也善曰言為履組及分香令

藏衣裘是引貞吝之道教為可悔之行也周易曰自呂告命貞吝毛

詩曰何惜內顧之纏繇恨末命之微詳翰曰內顧家

密也微細也詳悉也此機言武帝之德其高但借其臨終下即乃於

姬妾親密遺令細碎詳迷之甚也善曰西京賦曰羌內顧之所觀

張堅與任彥外書曰纏繇惠好善本作廣於履組向

庶備高蹤尚書曰道揚未命也念二字於履組向

謂遺令云學作履組賣之也塵清慮於餘香銑曰謂遺令云餘結遺情

於善本作婉變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

窈窕於玉房良曰法服謂平生衣服也窈窕美人兒玉房即銅

不敢服毛詩曰窈窕淑女漢雀臺上以玉飾也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

舊倡濟曰宣布也備物謂平生所用物也虛器言虛設終不見用

者備物而不可用說文善曰禮記曰孔子謂盟器容以赴節掩零淚而

薦觴翰曰此謂眾然妾奏樂不見君王故憂悲也薦舉也感憂也

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善曰家語曰子貢問居父母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

向曰言物之雖微必有長存者人體雖有思惠無不亡也善曰言

服玩雖微而必存儀形無善而必逝言物在而人亡也家語孔子謂

哀公曰君入廟仰視榭掩俯察机逆其器善曰言庶聖靈之響像想

-5 150 35 940" data-label="Text">

幽神之復光善曰響像音影之異名魯靈光殿賦曰忽縹渺以

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銑曰形翳則影滅聲沒

善曰音以應聲景以隨形形聲咸已翳沒影響則音藏音響音景影也

故亦必藏也鴟冠子曰景以隨形響則應聲也徵清絃而獨奏進

脯糒而誰嘗良曰微調也糒乾飯也言雖進脯糒誰復嘗而食之悼總帳之冥漠

怨西陵之茫茫善曰悼痛也茫茫草木兒登雀善本臺

而羣悲眈眈美目其何望平聲翰曰張目視曰眈言美人張目遠視終不見君玉是

亦何望也善曰字林曰眈長眈也博雅曰眈視也眈與眈同毛詩曰美目眈兮既睇古以遺紼信

簡禮而薄葬平聲協韻向曰機言我望古人奢華以為遺紼信可以簡略於禮而尚薄葬也善曰禮繁則

易亂厚葬則傷生能遵簡薄所以遺累詩緯曰齊數好道廢義簡禮宋北曰簡猶闕也漢書劉向賢臣孝子亦命順意而薄葬史記曰因

其俗簡其禮也彼裘紱於何有貶塵謗於後王銑曰謂遺令云

藏後為四子所分終亦何有也乃遺塵蹟之謗於後出帝嗟大戀

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良曰嗟其大戀愛所在心者雖賢哲之士不能忘情也善曰言情

苟存乎大戀雖復上聖亦不能忘故可嗟也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

傷

祭文

祭古冢文一首 并序

謝惠連濟曰惠連為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義康修於東府城漸中得古冢義康為之改葬

命惠連作文祭之善曰沈約宋書曰元嘉七年惠連為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義康修東府

城城漸中得古冢為之改葬使惠連為祭文留信待成也

東府掘城北漸入丈餘善曰丹陽記曰東府城西則簡文

道子領揚州仍住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塼甃步覓反

先舍故俗稱東府界也域牆也甃亦塼也善曰毛以木為槨中有二棺正

方兩頭無和向曰棺題曰和善曰呂氏春秋惠公說魏太子

和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善曰禮記曰孔子

也器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為人長三尺可有二

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灰

滅銑曰應手即破如灰滅也善曰說文曰棖杖也宅庚切然南人以物觸物為棖也廣雅曰撥除也補塗切棺上

有五銖錢百餘枚良曰五銖謂上有五銖字蓋漢朝所用也善曰漢書曰武帝罷半兩錢行五銖錢也

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胡瓜瓣皆浮出不甚

爛壞濟曰瓜瓣謂瓜中子與肉心也翰曰浮出散在棺外也善曰爾雅曰瓠犀瓣於文曰瓣瓜中實也白芫切一作辯字

音練辦與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

者改埋於東岡向曰公謂彭城王也城者細明築城人也祭之以豚酒既

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為之號曰溟漠君云爾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

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

薦溟漠君之靈忝摠徒旅版築是司銑曰旅眾也版築謂牆版築

也司窮泉為漸取壤成良曰窮泉言深也壤熟土也一槲既啓

雙棺在茲捨畚本悽愴縱鋪漣善本作而濟曰畚土籠也鋪鍬也漣

而流淚良善曰左氏傳曰宋災陳畚揭杜預曰畚箕籠也揭居局切爾雅曰鍬謂之鋪周易曰泣血漣漣杜預左傳注曰而語助也

芻靈已毀塗車既摧翰曰芻草也言束草為人馬也塗車以塗為車即明器也善曰禮記曰塗車芻靈自

古有之也凡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盞鳥

或醢醢向曰凡筵墓中所設靈座也糜爛腐朽也俎豆皆食器也醢蓋瓦器也醢肉將醬也醢醋也善曰爾雅曰盞謂之缶又

曰肉謂之醢郭璞曰肉醬也音海說文曰醢酸也呼蹄切薛傳餘節瓜表餘善本作犀

銑曰犀瓜瓣也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年潛

靈幾載為壽為天寧顯寧晦銘誌埋滅姓字不

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良曰今時人誰為子後嗣是曩古之

功名美惡如何蔑然百堵皆作十仞斯

其不反善曰寡婦賦

曰潛靈貌其不反

齊

濟曰七尺曰内五版曰堵皆謂牆高下長短善曰毛詩曰百堵皆興

墉不可轉漸不可

迴

翰曰墉牆也言牆漸既作不可曲轉以迴避此冢也

黃腸既毀便房已積循題

與念撫觀

善本作

增哀

向曰以拍木黃心累在棺外謂之黃也善曰漢書曰霍光薨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以柏木

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便房塚墓中室也埋蒼蒼曰備木送人葬也餘腫切射聲垂仁廣漢流渥

銑曰後漢曹褒為射聲校尉營舍有停棺而不葬者百餘所褒皆買空地悉與葬此為垂仁也又陳寵為廣漢太守時喪亂初平百姓死者骸骨不葬寵皆盡收葬之故云廣漢流渥恩澤也善曰范曄

後漢書曰曹褒遷射聲校尉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百餘所褒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故不得埋掩褒為買空地悉葬其無王者設祭以祀之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沛國人也轉廣漢太守先是雒陽城南每陰常有哭聲聞於府中寵使察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葬者多寵乃勅縣葬埋由是即絕也祠

骸府阿掩骼

格城曲

良曰祠祭也府東府也阿亦曲也骸骼

善曰禮記曰孟春之

月掩骼埋此為鄭

玄曰骨枯曰骼仰羨古風為君改卜

齊曰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此為古風

也謂卜改葬也

善曰孝

輪移比隍

安空

善本於窆安二字東林

濟曰輪葬車之輪也隍城池也窆窆墓中延道山足曰麓善曰說文曰城他無水曰隍音皇左氏傳楚子曰窀穸之事杜預曰窀厚也窆夜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窆

向曰廣墓也

善曰鄭玄周禮注

合葬非古周公所存

言夫婦合葬非古有也自周公以來存此禮也

善曰禮記武子曰

敬遵昔義

還祔雙魂

良曰祔合也本有二棺今還合雙魂而葬也善曰禮記孔子曰魯人之祔也合之鄭玄曰祔謂合葬也

酒以兩壺牲以特豚

濟曰持

幽靈髣髴歆我犧樽

嗚呼哀哉

善本有此一句翰曰畫牛於樽故云犧樽也善曰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李康鬻騶賦曰幽魂

廟牲用白牲尊用犧象也許宜切

祭屈原文一首

顏延年

向曰宋帝即位出延之為始安太守道經汨羅潭為湘州刺史張邵作此文祭屈原

善注

維有宋五年月日

銑曰少帝即位之五年

湘州刺史吳郡張邵

善曰沈約宋書曰張邵字茂宗吳郡人

恭承帝命建禩舊楚

良曰禩旗幡之流也以鳥毛為

之刺史則建之行則引之於前湘州蓋舊楚地也

善曰賈誼弔屈原曰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累禮曰州里建禩鄭玄毛詩箋曰謂用長之屬陸機高祖功

臣頌曰舊楚是分

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

齊曰屈生懷沙

石自沈於汨羅之水離騷經云遺余珮兮澧浦遺即弃捐也

善曰楚詞曰懷沙樂而自沈兮不忍見之蔽壑又曰捐余玦兮江中遺余

珮兮

豐浦

弭節羅潭

舟泊渚

善曰弭節謂止駕也羅潭謂

船附岸羅潭泊渚屈生自沈

處也 善曰楚詞曰路漫漫其悠遠夕弭節而高厲漢書曰烏江亭長縱船待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儀

乃遣戶

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

向曰戶曹掾三閭大夫並官名

善曰王逸楚辭序曰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

蘭薰而摧玉貞

則折

銑曰蘭以香人好而採故多摧也王以貞白人皆寶而琢故有折者人有才識亦玉身之卒

善曰語林曰毛伯我負其

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蒲芬文榮管子曰夫玉折而不撓勇也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縝密以栗香也鄭玄曰縝緻也

物忌堅芳人諱明絜

良曰明絜謂志直也 善曰堅芳即

蔡邕度尚碑曰明絜解白珪

曰若先生逢辰之缺

濟曰先生謂屈原也辰時也謂逢時君之道缺

也 善曰賈誼弔屈原曰嗟若先生獨離此

温風急時飛霜

急節

翰曰温風所以養萬物而及於時也喻君以養人及時也飛霜之積至於堅冰喻讒言積乃見奔逐急節謂温風忽然已

變至於飛霜之時言政令苛急也 善曰温風長物飛霜殺物也周

書曰小暑之日温風至京房占曰三月建辰風寒急栢鱗七說曰飛

霜厲其未焱

羸芋

遘紛昭懷不端

向曰羸秦也芋楚也

風激其涯 善曰賈誼弔屈原曰紛亂端止也

善曰羸秦姓芋楚

遘紛為亂君道不正弃逐賢能也紛亂端止也 善曰羸秦姓芋楚

謀折儀

尚貞蔑椒蘭

銑曰儀張儀也尚靳尚也是時楚謀與齊為變以備秦兵乃為張儀靳尚等折之遂絕齊交也

貞正也蔑輕易也椒楚大夫椒蘭懷王少弟子蘭也言屈生懷真正之節而為輕易者蓋為椒蘭所譖也 善曰史記曰楚懷王既黜屈

平素乃令張儀事楚秦昭王欲與懷王會欲行屈平曰秦不可信王問子蘭蘭勸王行秦因留懷王王逸楚詞序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楚辭曰椒專佞以慢諂兮極又欲充夫佩綈王逸曰椒大夫子椒也楚詞曰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害長身

絕郢闕跡徧湘干

良白絕速也郢即楚也湘即水名干閒也言其逝如湘江故跡徧其閒也

比物荃蓀連類龍鸞

濟曰荃蓀香草也屈生作離騷以香草龍鸞喻君子鸞鳳瑞鳥也

比物荃蓀連類龍鸞

善曰韓子曰連類比物見者以為虛而無用玉逸楚詞序曰善鳥香草以配忠貞龍鸞鳳以託君子

溢金石志華日月

翰曰金石言不朽也日月言光明也師曰君王之德可刻之於金石史記太史公曰屈原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比志也與日月爭光可也

芬

善本實發實秀實穎實粟望汨心欷

實穎實粟

善曰吳質答東阿王書曰精散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善曰周易曰藉用白茅何咎之有夫茅為物薄而用可重也

瞻羅思越

良曰敘悲也越遠也言懷思古人故思遠也

難闕

向曰塵人也苟藉順諂取用於時

昭忠信也

祭顏光祿文一首

王僧達

銑曰顏光祿即延年也善注同

維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

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

道樹禮以仁清

良曰道之尊德之貴相頌而成焉禮者以仁義清其本也善曰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

惟君之懿早歲飛聲

濟曰懿美也善曰

義窮幾豕文蔽班揚

音盈協韻翰曰幾豕易道也班班固揚揚雄言

性婞

善曰婞直也善曰

登朝光國實宋之華

銑曰言實為宋國之華美善曰班

才通

善曰班

固漢書述曰弱冠登朝蔡邕陳太丘碑曰紆珮金紫光國垂勳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為國華韋昭曰為國光華

漢魏譽淡龜沙

濟曰漢魏之時多賢才故言顏君才通於前代也淡及也龜茲流沙遠國名言其聲譽遠也善曰漢書曰龜茲化王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尚書曰被於流沙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渡沙漠說文曰北方流沙服

爵帝典棲志雲阿

翰曰言衣服爵命雖奉帝典而棲志實在雲山之曲阿猶曲也善曰言服爵雖依帝典而棲志實在雲阿言高遠也管子曰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貴也張華勵志詩曰棲志浮雲

景共波

向曰言交友清潔而我接比光景共游波瀾也善曰共波猶連波以喻多

清交素友比

嚴

善本作嚴方

仲舉

銑曰叔夜嵇康也仲舉陳仲舉也為豫章太守性嚴峻不接賓客時人畏之言顏君嚴明也方

比也

善注同

逸翮獨翔孤風絕侶

良曰言孤介不羣也善曰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拂霄廣雅

曰風

流連酒德嘯歌琴緒

齊曰流連言好也緒猶遠也善聲也流連劉靈有酒德頌毛詩曰嘯歌傷懷琴緒緒引緒也

游顧移年契闊宴處

翰曰僧君交游顧盼嘗移年歲雖契闊為苦膏同宴語居處也

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太素

向曰言春與秋談賦詠至秋乃死太

素無形也言人死後歸於無形

善曰列子曰大素者質之始

明發晨駕瞻廬望路

明發謂從夕而至明也晨駕謂靈車早出也瞻廬謂視平生所居也望路謂凶儀在路也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

情條雲互

良曰泣謂下淚條理也言情理忽夫次而亂如雲之互更變也善曰李陵詩曰仰視驚雲逝紛紛互相

涼陰掩軒娥月寢曜

曜謂無光也善曰姮娥掩月故

微燈動光几牘誰炤

翰曰

哀衽長塵絲竹罷調

向曰長生者也

悲蘭宇屑涕松嶠

善曰楚詞曰涕漸漸其如屑

共盡牛山有淚

善曰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文孔梁丘據皆泣唯晏

子獨笑公收涕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相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安得此泣而為流涕是曰不仁也見不仁

非獨昊天殲我明

善曰言古來皆以獨笑也五臣注同

以此忍哀敬奠于饋

善曰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天喪我明美之德也殲喪懿美也

作敬陳奠饋善曰申酌長懷顧我善本作望字歎歎嗚呼

蒼頡篇曰饋祭名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哀哉翰曰歎歎悲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劉陶上疏曰喟爾長懷中篇而歎也

吳郡秦氏
善本新雕

六家文選卷第六十終





